水門汀上

——長篇「滿洲的囚徒」的第三章

雁峰

冰床

雪是白的，車是黑的，我還有看見天的顏色，就沒等滿四車的肚裏去了。

如同小的胃口貪食了過多的東西，身每個部份，全感受到無堪的苦惱。車廂份卻漸漸的暗淡，就像消化不良的腸胃，指滯不流暢，沉重的壓迫感覺來。而且頭腦是亂不清的，嘔吐感和黑暗，使我們的眼睛和耳朵失去了本能。不曉得什麼道理：偏在這時候我那末迫切的要找我的伙伴賣出來，而且要拿我的呼喚必滅，而無論怎樣，我的呼喚必滅。我不得不放棄我的企圖隨波，一個個懶又無氣的空洞的感覺。

我不說那麼做除了，那的搖晃，尤其是當渠體屬殺的時候。

「忍耐點吧，過一會兒我們必會看到新鮮的。」

「別話說這樣輕鬆了，沉悶引來了無結束的時候。」

「人類進化了，工具又是人所需要的光芒正刻提到我們的身上。」

「忍耐點吧，過一會兒我們必會看到新鮮的。」

「別話說這樣輕鬆了，沉悶引來了無結束的時候。」

「人類進化了，工具又是人所需要的光芒正刻提到我們的身上。」

「下車！」

伙夫的跳下黑色的雪地。現在就將思答在紅的血海裏了。

「看哪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」

在這個冰牢裏，而他的興奮的聲音，卻先被我發現了。他是坐近窗邊的，當我問明窗外的景物的時候，他那雙深如泉水的眼睛，正在流覽着四周圍堅固高大的樓房，那沖氣和同流暢清從未見過的什麼奇蹟。

「這是蒙蒙城呵。」

「一個與大學相同的志，」我回答說。他搖起頭到與身體相和相應的方徐緩的搖擺。搖着，搖着，搖着，